

感动美国的
最新读本

来自孩子们的关于勇气和品格的启示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美] 弗雷德·爱波斯坦 乔舒亚·霍维茨 著
殷宏伟 李金慧 译

IF I GET TO FIVE

哈尔滨出版社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美〕弗雷德·爱波斯坦

乔舒亚·霍维茨著

殷宏伟 李金慧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2004 - 0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来自孩子们的关于勇气和品格的启示/(美)爱波斯坦,霍维茨著;殷宏伟,李金慧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5

ISBN 7 - 80699 - 086 - 0

I. 如... II. ①爱...②霍...③殷...④李... III. 人生哲学 - 通俗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027 号

IF I GET TO FIVE: WHAT CHILDREN CAN TEACH US ABOUT COURAGE
AND CHARACTER by FRED EPSTEIN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GAIL RO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美] 弗雷德·爱波斯坦 乔舒亚·霍维茨 著 殷宏伟 李金慧 译

责编 刘乃翹 邢万军

装帧 古桥 耀文

出版 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网址 www.hrbchs.com E-mail: hrbchs@yeah.net

邮编 150006

印刷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电话:0451 - 86225161)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2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 - 80699 - 086 - 0/B·7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英文版序言

爱泼斯坦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也就是说，这个书名完全是被她激发出来的。是她——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病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

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脑瘤裹住了两根脑动脉，其中一根动脉已经被挤压破裂，开始出血。血液淤积于她的头颅内，使她昏迷不醒。

这是 25 年前的事。那时儿科神经病的研究作为外科的一个特殊专业，正处于初始的“婴幼儿期”，我们只有相对简单的工具和设备来用于拍照片诊断和摘除肿瘤，并且缺乏可借鉴参考的经验。对于内奥米的病，我有几个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但任何一个都不是十分理想的。我清楚地知

道，我没有犹豫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一个选择并付诸行动，否则毫无疑问她将死去。我决定把她的手术分成两个步骤：首先，也是当务之急，就是设法缓解她脑血管的压力，以此来为我的治疗赢得一些时间；然后，如果她能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我便可为她做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将彻底切除肿瘤。

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她的双眼闪烁着，跳动的目光中充满着渴望和信心，这是即便在成人的眼中也很难看到的自信和渴望。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

如果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星期一：如果我能活到五岁，我要玩我哥哥

的 tic - tac - toe。

星期二：如果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用双扣系我的鞋！

让我永远感到惊奇和安慰的是，内奥米从不问我是否相信她能活到五岁。但我心里明白，她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

她患的那类肿瘤只能让我寄希望于上帝的帮助和指引——至少希望多给我些自信和技术的指导，以此来弥补我们医疗条件的不足。因为最艰难的第二次手术一天天临近，我的心情也变得一天比一天焦虑和恐惧。而此时，内奥米又在她的每日宣言中增加了更多的计划和决心：

如果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读连环画。

如果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跳绳——向后跳！

第一次面对这种可怕的肿瘤，我却发现自己从这个仅有四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胆量。其实，她凭着直觉知道，尽管她已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但能活到五岁，也只是一个“如果”，而不是一定能实现的一个个计划和

美好愿望。她紧紧地抓住“活到五岁”这个愿望，是因为她需要靠企盼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未来”来控制自己绝望的情绪——学会跳绳、学会读书——多么平凡而又多么伟大的愿望啊！

内奥米让我明白，孩子比成人更有信心拥抱生命未来的每一个篇章，哪怕这个未来只是个短暂或渺茫的未知数。内奥米的精神鼓舞着我，这让我更加努力地钻研新技术，它将变成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财富。她让我意识到，一旦遇上被贴上“不治之症”标签的肿瘤病人，我便能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孩子身上。对我而言，那是我事业初创期至关重要的一课，它加大了我的决心，让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孩子的机会和可能，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何种令人恐惧的状态。

孩子自我排除困难和清理障碍，并把它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天才。我们每天工作在孩子们中间，为自己也为患者及同患者亲密接触的每个人排除困苦。无论我们碰到多么艰难、多么让人惧怕的事，孩子及其家人都鼓励我们努力去做，决不轻言放弃。就这样，我们工作着，没有办法不因此而变得年轻，拥有年轻人的心灵。



成年人给孩子树立行为楷模的重要性常常被大量地论证和陈述，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孩子在勇气和性格坚强方面却是成年人学习的榜样。但愿成人世界能对此给予足够的关

注和重视。

成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样认识和评价孩子：他们是幼小的、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如同虚弱不堪的小人；而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却是坚强的巨人。他们有宽广博大、永不封闭的胸襟；他们的心灵能接纳包容任何现实；他们的

身体和精神具有惊人的韧性；他们的精神即便面临着巨大的肉体和心理痛苦，也照样会展开翅膀飞翔。我们通常会对孩子的脆弱产生一些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成长在坦率和真诚中。我相信，就是这种坦率和真诚的品质——心灵、情感和精神上的坦诚——才使他们在威胁生命的疾病面前，在任何挫折面前，都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恢复能力。

我无意对儿童时代的孩子们作不切实际的浪漫化描述——对于我个人来说，少儿时代是我人生历程中最艰难的阶段——或者忽视孩子们在许多方面对成人的保护和引导的依赖，但是我们非常容易忘却的是，孩子与成人同样具有乐观精神和坚忍的恢复能力，这种乐观精神和坚忍的恢复能力是与生俱来、上天赋予的。我相信，乐观精神是孩子及成人坚强意志的源泉，我们凭着这种强大的内在力量，便可正视人生道路上任何阶段的任何逆境及困苦。

我们总是惊叹人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这些患病的孩子为我们找出了答案。他们经受住了成人难以想像的各种人生考验，除此以外，他们还学会了如何面对人生的猛烈打击，而面对这种打

击，成人所做的往往是祈求上苍的饶恕。我坚信，孩子们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将会鼓舞每个正在和考验他们信心和勇气的危机进行战斗的人。



我的特殊职业为我提供了别人很少见到的特殊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可以观察到年轻

人面对人生最可怕的恐惧时战胜它们的勇气和能力。每天我去上班开始工作时，都觉得自己好像又步入了课堂。在这个特殊的课堂里，孩子们教我认识了不同人的不同性格，告诉我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神圣以及不可阻挡的生命的力量。

我不断接受的重新振作的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自于一批源源不断的信件和卡片。

它们都是我的患者寄来的，通常是手书的，有的附加他们的照片，有时还附带着他们从地方报纸剪裁下来的关于某个孩子的事迹，并由他们

自豪的父母寄给我。每个孩子的故事在情节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谈的话题也都是常见的。无论信的作者是哪

里人
——诺

沃克、
康涅狄
格、海
顿、肯
塔基，
还是印
度的新
德里，



他们都
承认，
在最初
被诊断
出威胁
生命的
病症
时，他
们都表
现出震
惊、怀

疑和某种程度的对生命的怜惜。但是随着挽救他们生命的疗程的不断继续，或者至少可以说随着他们对不断发展的危险状态的不断适应，他们在思想深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写在信中的这些经验对治疗疾病和战胜死亡没有多大直接的意义，只是一些处于危急关头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时内在力量的真实表现。这些表现或是表层的、看得见的；或是深层的、内在的勇气和意志——承受痛苦的勇气和战胜危机的意志以

及挽回生命的价值；超越所有界限，甚至超越生死的爱和信心的力量。

我从不赞同这样的信条：历经磨难是令人尊敬和无上光荣的砝码。不管是“厄运”这个礼物，还是“恶性肿瘤”的“馈赠”，都是对人生最残酷的考验。在许多关于挽救生命的文学作品中，常把人生的磨难作为某种美的对象来加以描写和把玩，它们总是用最合情理的说法和情节来征服我们。但我始终认为，疾病和早夭是对生命最无情的践踏和侵袭，这便是我忠于职守、热爱自己同病魔抗争的事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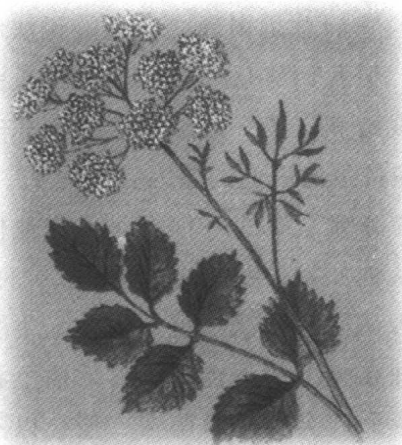
从患者源源不断的来信中，从和他们的倾心交谈中，从他们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我发现了一个不可否认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生幸事：一旦把忧伤埋在脚下的泥土里，然后播上希望的种子，新的生命便会借此而萌芽，便会以不可战胜的力量破土成长。

我深深地懂得，我所付出的一切远远比不上我从那些年轻患者身上得到的启示多。他们的坦率，他们的真诚——对于新观念、对于爱、对于信心——开启了我情感、心灵和精神世界的窗

子。这部书的写就也要归功于孩子们为我们提供的人生历程，不管我们是否敢于沿着它走下去。

我们给内奥米成功地做了第三次手术，她活到了五岁，但她从不回顾往日的痛苦，尽管她的大脑因肿瘤而受到某些伤害，但她从不因此而自卑或因自己有某些缺陷而羞愧。

现在，她已成为一位非常幸福的 30 岁的女人。她热爱生活，在一家杂货店做记账员。和其他年轻的女人相比，她的工作没有令人羡慕的光环，但内奥米却对自己取得的成绩



感到自豪，并沉浸于异常的喜悦中。她给我写了封信，语言虽质朴，甚至有些笨拙，但却充满了深情和感慨。她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小伙子弗雷德！”在那封信里，她自豪地告诉我她在什么

地方工作，什么时候到了曼哈顿。她给我写信为的是向我问好，并让我开心。

内奥米也写了她生命中的不幸和挫折——在病发之前，那个可恶的肿瘤已经在她的大脑中缓慢地生长了四年。最近我回想起了她的许多事情，因为我也正面临和对抗着我生命中非常不幸的灾难。

那是 2001 年 9 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在康涅狄格我家附近，我以最平常的速度骑着自行车。那天晚上，我打算带着两个儿子去看巨人足球队比赛，我从没有去过那儿。

在人行道上，我的前车轮陷入一个凹陷的坑中。我“飞”出车把，重重地向前摔了下去。我的头首先撞在了人行道上，猛烈的撞击重重地伤害了头骨，震裂了血管，引起了脑外出血。我被立即送进了最近的创伤救治中心。在那里，一位值班的神经外科医生为我清除了脑中的血凝块，缓解了我大脑神经的压力。尽管我戴着头盔，但真正保住我性命的是及时而熟练的医疗救助和关爱。

接下来的 26 天里，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中。

当我最终恢复知觉时，我的眼睛只能勉强地睁开一条小缝。除左脚趾能略微弯曲地动一动外，我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处于麻木状态，哪都不能动。幸好我还能看见妻子凯西，并能感觉到她正握着我的手。但我不能开口说话，甚至在没有呼吸机帮助的情况下不能正常呼吸。

无助、失望笼罩着我，我惟一能意识到的是：我完了，没有希望了。多年治疗脑病的经验告诉我，大脑恢复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尽管我对如何训练脑功能非常熟悉。我要做的第一步是试着摘下呼吸机，然后再练习吞咽，练习说话，练习走路。我知道自己每向前迈一步都离不开身边妻子的帮助，离不开她微笑的鼓励和用双手传递给我的力量。我心中清楚地知道前面的路还很漫长，而且并不平坦。除了凯西，没有人愿意相信我能在这条路上顽强地走向成功。

我被送进医院一小时后，警察来到了我的房间。他告诉凯西说：“这是危急关头，要尽快抢救。”第一周，我没有从昏迷中醒来。我确信自己已经死去，大多数人——包括了解成败可能性的许多同事——也毫不怀疑地认为我将死亡，剩下的一小部分人也想我会成为永远醒不过来的植物人，并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像我这种脑伤，救治成功率仅占 10%，而且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由于严重的脑伤而昏迷 26 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预测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当患者是一位年龄高达 60 岁的老



人时，而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年轻人遇到这种不测，

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的大脑具有更强的恢复能力。为此我宁愿我的大脑比我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些，因为我的心理和生理机能总是很有活力，或者说我仅仅是意志坚强而已。

又过了一周后，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并被转移到曼哈顿的一家康复医院。渐渐地，我自己为脑伤作了一个疗程的康复治疗。只有这时，我才真正地懂得“康复”这个词的含义——我开始恢复大脑的基本功能，试着自己呼吸，学着吞咽食物，学着说话——起初我只能说一个单词，而且发出的声音低得很难让别人听见。接着我又吞

吞吐吐地说一些句子。现在我正在学习走路，就像一个婴儿正处于学习迈步阶段一样。

开始写这本书稿时，我已回到了我自己工作的医院——贝丝·以色列医院，但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患者的身份回来的。

在康复医院治疗6个月后，紧接着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的不是尽快投入治病救人的工作，却是不知还要历经几个月的自我恢复。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每一天都是苦难的历程。语言恢复治疗接下来便是专业治疗、认识治疗，以及为我那无力的胳膊及腿而作的肌肉治疗。我的意识很清醒，精神状态也很好，但身体的某些部位仍不能准确地和大脑协调一致。我的右臂和左腿仍有些麻木，说出的话依然含糊不清，视力也极其低弱。但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更刻苦努力的锻炼，它们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一定会恢复正常。

此外，我每天必须自己练习举哑铃，为的是让自己再上一个新台阶。我找到了自己的“如果我能……”的誓言，以此来“诱导”自己做完下一轮漫长的恢复课程：